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思想研究

杨文平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绵阳 650201)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生态学的融合,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批判思想,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卓越贡献。文章介绍该学派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的批判思想,达到了解其思想,给予当今的生态危机启示。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生态思想 介绍

法兰克福学派已科学技术为载体,沉重批判了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向人们陈述了资本主义导致环境灾害和生态危机的原因。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通过应用科学技术控制(自然与人)的双重控制的结论,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开辟新批判道路。认为资本主义应用科学技术的目的是:首先,从实践中认识自然规律,而后就是对自然疯狂、无极限地索取资源,为其自身的运转服务。其次,资本主义将掠夺来的资源转化成商品,从而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控制或统治。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中充满悲观和乐观色彩,这两种态度焦点是在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之间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悲观者对人类启蒙运动和文化的否定,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为主,他们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反思深入到对整个人类启蒙文化的反思。乐观者以马尔库塞、莱斯和阿格尔为代表,他们似乎比悲观者批判得更具有彻底性。不仅从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寻找答案,而且对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加以解释,认为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内在的特性(如扩大再生产)是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可以从三个阶段对其思想加以考察,进而全面了解该学派的思想。

一、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威的生态思想体系。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威是以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开启者。霍克海默生活的时代不像今天,环境危机表现得这么突出,但他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环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理论后,反对用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转而对理性主义代替,把理性作为一切进步社会的根本理论。在著作《启蒙辩证法中》中,彻底批判了以培根为首的实证主义思想。指出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本质是:加强资产阶级对自然和人类的统治,以达到剥削自然的目的。“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是其唯一的目的”,最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否定,认为抹去了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摧毁了。悲观色彩还表现在:首先是迷信的重新树立,破除迷信的科学技术最终使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导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其次,极权主义的重新树立,推翻了神话的极权主义又建立了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认为独裁者对人的统治与科学家对自然的统治具有统一性。“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方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才能够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了科学家的意志”。

二、马尔库塞——一位资本主义环境问题批判的理论家。他与前两位的不同之处在于把更多批判的焦点放在了资本主

义制度与科学技术上。他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原有的观点:人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自然的统治,在资产阶级制度中,科学技术只是统治的工具。但他把科学技术放到了资本主义内在制度上全面批判,资本主义追求科学技术发展,其目的是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等等,损害自然界的生态,以致酿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影响人类自身生存。《单向度的人》认为“必须改变科学技术使用和目的的资本主义特性,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转变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中的存在形式,为人类基本需要和人发展服务,为人类共同幸福服务”,宣扬了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不断从自然中索取,达到利润的最大化,经济的增长化,而使自然屈服于科学技术,造成环境问题。他对科学技术并没有犯一刀切的机械唯物主义错误,辩证地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为人类的解放提供物质基础。再次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废除劳动的前提思想,认识到了科学技术消除异化并为人类自身解放提供可能性。

三、莱斯和阿格尔对马克思生态学持修正和“补充”观点。莱斯的批判是从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入手的,但他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完全不同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观点,批判了“浅绿色”和“深绿色”两种绿色运动,指出前者没有深入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原因,后者只是观察了生态环境的表层原因,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不是资本主义生态环境的根源,认为生态环境的根源在于人类控制自然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观念已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只是把此种意识形态变成生态环境的工具罢了。那么怎么解决这种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呢?莱斯认为,只有找到意识形态内部矛盾,才能找到解决办法。继而答道内部矛盾是科学技术在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同时加强对人类自己的控制。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纳入控制范围,不断征服自然,最后向自然索取,将索取资源转化成商品,对工人阶级及人类加以控制。商品生产的追利性,带来生产的无限性。商品供大于求,然后提供各种手段诱导人类消费,使人类被商品奴役。1976年,莱斯出了《满足的极限》,透露出其批判的转移,将生态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之余,运用现代生态学加以补充和修正后的理论对其批判。莱斯首先指出了马克思断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过时,新的危机应是生态危机。原因是资本家受资本积累的利驱动使,利用最新、最发达的科学技术加强对自然界的改善,如各种刺激消费政策,解决了自身商品过剩问题,更给资本主义解决了致命难题。但是这一切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其次,消费异化加速生态危机。消费异化是吸收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异化的构成而提出的,指“无产阶级通过消费者奢侈品以补偿异化劳动中的艰辛和痛苦,追求所谓的自由和幸福,资产阶级在控制无产阶级整个消费的过程中也为消费所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而被消费品异化”。